

〔清〕蔡东藩◎著

汉高祖刘邦

中国最有作为
皇帝演义

ZHONGGUOZUIYOUZUOWEI
HUANGDIYANYI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中国最有作为
皇帝演义

ZHONGGUOZUIYOUZUOWEI
HUANGDIYANYI

汉高祖刘邦

〔清〕蔡东藩◎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汉高祖刘邦 / 蔡东藩著. —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5.7

（中国最有作为皇帝演义）

ISBN 978-7-5166-1843-1

I. ①汉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58061号

汉高祖刘邦

作 者：蔡东藩

出 版 人：张百新

选题策划：要力石

封面设计：李尘工作室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责任编辑：刘广军 郑建玲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钟铨工作室

印 刷：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5mm × 210mm

印 张：11.5

字 数：190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1843-1

定 价：4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出版说明

蔡东藩（1877—1945），清山阴县临浦（今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）人。近代著名演义小说作家、历史学家。14岁中秀才，后又进京朝考，名列优贡，分发福建候补知县，因不满官场恶习，数月后即称病回乡。辛亥革命之后，先后在杭州、绍兴等地教书。1916年开始，蔡东藩用10年时间完成了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，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，凡2166年。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、人物之众、篇制之巨，堪称历史演义之最，被誉为“一代史家，千秋神笔”。

蔡东藩先生的这套历史演义，在史料上遵循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，以轶闻为纬，不尚虚诬”的原则，在体裁上突出“义以载事，即以道情”的特点，并且自写正文，自写批注，自写评述，是历史性与趣味性相融合的典范之作。此套书是毛泽东的枕边书，也深受



诸多历史学家好评，顾颉刚先生认为“蔡先生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，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”，“随意翻览一下，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”。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认为“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，且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”。因而对于大众读者来说，读《二十四史》，不如读蔡东藩。

本套“中国最有作为皇帝演义”即从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中精选出中国历史上8位杰出皇帝，删芜就简，以飨读者。丛书包括《汉高祖刘邦》《汉武帝刘彻》《光武帝刘秀》《唐太宗李世民》《宋太祖赵匡胤》《元太祖成吉思汗》《明太祖朱元璋》《清圣祖康熙》。丛书经过精心编选，除却个别地方为保持语句畅通而做了微小改动之外，其余完全遵循蔡东藩先生的原著。丛书对于历史爱好者、帝王研究者和各类文化学者而言，具有很高的收藏、研赏价值。

编者

2015年7月

目录

- 第一回 降真龙光韬泗水 斩大蛇夜走丰乡 / 1
- 第二回 戕县令刘邦发迹 杀郡守项梁举兵 / 13
- 第三回 说燕将厮卒救王 入赵宫叛臣弑主 / 24
- 第四回 失兵机陈王毙命 免子祸婴母垂言 / 35
- 第五回 从范增访立楚王孙 信赵高冤杀李丞相 / 47
- 第六回 驻定陶项梁败死 屯安阳宋义丧生 / 60
- 第七回 破釜沉舟奋身杀敌 损兵折将畏罪乞降 / 73
- 第八回 智酈生献谋取要邑 愚胡亥遇弑毙斋宫 / 85
- 第九回 诛逆阉难延秦祚 坑降卒直入函关 / 98
- 第十回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关陕成墟 / 110
- 第十一回 烧栈道张良定谋 筑郊坛韩信拜将 / 122
- 第十二回 用秘计暗度陈仓 受密嘱阴弑义帝 / 135
- 第十三回 下河南陈平走谒 过洛阳董老献谋 / 146



- 第十四回 脱楚厄幸遇戚姬 知汉兴拼死陵母 / 158
- 第十五回 木罌渡军计擒魏豹 背水列阵诱斩陈余 / 170
- 第十六回 随何传命招英布 张良借箸驳酈生 / 182
- 第十七回 纵反间范增致毙 甘替死纪信被焚 / 194
- 第十八回 入内帐潜夺将军印 救全城幸得舍人儿 / 206
- 第十九回 贪功得祸酈生就烹 数罪陈言汉王中箭 / 217
- 第二十回 斩龙且出奇制胜 划鸿沟接眷修和 / 230
- 第二十一回 大将奇谋麋兵垓下 美人惨别走死江滨 / 243
- 第二十二回 即帝位汉主称尊 就驿舍田横自刭 / 255
- 第二十三回 劝移都娄敬献议 伪出游韩信受擒 / 266
- 第二十四回 序侯封优待萧丞相 定朝仪功出叔孙通 / 278
- 第二十五回 谋弑父射死单于 求脱围赂遗番后 / 290
- 第二十六回 宴深宫奉觞祝父寿 系诏狱拼死白王冤 / 302
- 第二十七回 议废立周昌争储 讨乱贼陈豨败走 / 314
- 第二十八回 悍吕后毒计戮功臣 智陆生善言招蛮酋 / 326
- 第二十九回 讨淮南箭伤御驾 过沛中宴会乡亲 / 338
- 第三十回 保储君四皓与宴 留遗嘱高祖升遐 / 349

第一回

降真龙光韬泗水 斩大蛇夜走丰乡

却说秦二世元年九月，江南沛县地方，有个丰乡阳里村，出了一位真命天子，起兵靖乱，后来就是汉朝高祖皇帝，姓刘名邦字季。父名执嘉，母王氏，名叫含始。执嘉生性长厚，为里人所称美，故年将及老，时人统称为太公。王氏与太公年龄相等，因亦呼为刘媪。刘媪尝生二子，长名伯，次名仲，伯、仲生时，无甚奇异，到了第三次怀孕，却与前二胎不同。相传刘媪有事外出，路过大泽，自觉脚力过劳，暂就堤上小坐，闭目养神，似



寐非寐，蓦然见一个金甲神人，从天而下，立在身旁，一时惊晕过去，也不知神人作何举动。此亦与姜姬履拇同一怪诞，大抵中国古史，好谈神话，故有此异闻。惟太公在家，记念妻室，见他久出未归，免不得自去追寻。刚要出门，天上忽然昏黑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太公越觉着急，忙携带雨具，三脚两步，趋至大泽。遥见堤上睡着一人，好似自己的妻房，但半空中有云雾罩住，回环浮动，隐约露出鳞甲，像有蛟龙往来。当下疑惧交乘，又复停住脚步，不敢近前。俄而云收雾散，天日复明，方敢前往审视，果然是妻室刘媪，欠伸欲起，状态蒙眬，到此不能不问。偏刘媪似无知觉，待至太公问了数声，方睁眼四顾，开口称奇。太公又问她曾否受惊，刘媪答道：“我在此休息，忽见神人下降，遂至惊晕，此后未知何状。今始醒来，才知乃是一梦。”太公复述及雷电蛟龙等状，刘媪全然不知，好一歇神气复原，乃与太公俱归。

不意从此得孕，过了十月，竟生一男。难道是神人所生么？长颈高鼻，左股有七十二黑痣。太公知为英物，取名为邦，因他排行最小，就以季为字。太公家世业农，承前启后，无非是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获等事。伯仲二子，亦就农业，随父营生。独刘邦年渐长大，不喜耕稼，专好浪游。太公屡戒勿悛，只好听他自由。惟伯、仲娶妻以后，伯妻素性吝啬，见邦身长七尺八寸，正是一个壮

丁，奈何勤吃懒做，坐耗家产，心中既生厌恨，口中不免怨言。太公稍有所闻，索性分析产业，使伯、仲挈眷异居。邦尚未娶妻，仍然随着父母。

光阴易过，倏忽间已是弱冠年华，他却不改旧性，仍是终日游荡，不务生产。又往往取得家财，结交朋友，征逐酒食。太公本说邦秉资奇异，另眼相看，至此见他年长无成，乃斥为无赖，连衣食都不愿周给。邦却怡然自得，不以为意，有时恐乃父叱逐，不敢回家，便至两兄家内栖身。两兄究系同胞，却也呼令同食，不好漠视。哪知伯忽得疾，竟致逝世，伯妻本厌恨小叔，自然不愿续供了。邦胸无城府，直遂径行，不管她憎嫌与否，仍常至长嫂家内索食。长嫂尝借口孤寡，十有九拒，邦尚信以为真。一日更偕同宾客数人，到长嫂家，时正晌午，长嫂见邦复至，已恐他来扰午餐，讨厌得很，再添了许多朋友，越觉不肯供给，双眉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急忙趋入厨房，用瓢刮釜，佯示羹汤已尽，无从取供。邦本招友就食，乘兴而来，忽闻厨中有刮釜声，自悔来得过迟，未免失望。友人倒也知趣，作别自去。邦送友去后，回到长嫂厨内，探视明白，见釜上蒸气正浓，羹汤约有大半锅，才知长嫂逞刁使诈，一声长叹，掉头而出。不与长嫂争论，便是大度。

嗣是绝迹不至嫂家，专向邻家两酒肆中，做了一



个长年买主。有时自往独酌，有时邀客共饮。两酒肆统是妇人开设，一呼王媪，一呼武妇。史记作负，负与妇通。二妇虽是女流，却因邦为毗邻少年，也不便斤斤计较；并且邦入肆中，酤客亦皆趋集，统日计算，比往日得钱数倍，二主妇暗暗称奇，所以邦要赊酒，无不应允。邦生平最嗜杯中物，见二肆俱肯赊给，乐得尽情痛饮，往往到了黄昏，尚未回去，还要痛喝几杯。待至醉后懒行，索性假寐座上，鼾睡一宵。王媪、武妇本拟唤他醒来，促令回家，谁知他头上显出金龙，光怪离奇，不可逼视。那时二妇愈觉希罕，料邦久后必贵，每至年终结账，也不向邦追索。邦本阮囊羞涩，无从偿还，历年宕账，一笔勾销罢了。两妇都也慷慨。

但邦至弱冠后，非真绝无知识，也想在人世间，做些事业，幸喜交游渐广，有几人替他谋划，教他学习吏事。他一学便能，不多时便得一差，充当泗上亭长。亭长职务，掌判断里人狱讼，遇有大事，乃详报县中，因此与一班县吏，互相往来。最莫逆的就是沛县功曹，姓萧名何，与邦同乡，熟谙法律。何为三杰之一，故特笔叙出。次为曹参、夏侯婴诸人，每过泗上，邦必邀他饮酒，畅谈肺腑，脱略形骸。萧何为县吏翘楚，尤相关切，就使刘邦有过误等情，亦必代为转圜，不使得罪。

会邦奉了县委，西赴咸阳，县吏各送赆仪，统是当

百钱三枚，何独馈五枚。及邦既入咸阳城，办毕公事，就在都中闲逛数日。但见城阙巍峨，市廛辐凑，车马冠盖，络绎道旁，已觉得眼界一新，油然生感。是时始皇尚未逝世，坐了銮驾，巡行都中。邦得在旁遥观，端的是声灵赫濯，冠冕堂皇，至御驾经过，邦犹徘徊瞻望，喟然叹息道：“大丈夫原当如是哩！”人人想做皇帝，无怪刘季。

既而出都东下，回县销差，仍去做泗上亭长。约莫过了好几年，邦年已及壮了，壮犹无室，免不得怅及鳏居。况邦原是好色，怎能忍耐得住？好在平时得了微俸，除沽酒外，尚有少许余蓄，遂向娼寮中寻花问柳，聊做那蜂蝶勾当。里人岂无好女？只因邦向来无赖，不愿与婚。邦亦并不求偶，还是混迹平康，随我所欲，费了一些缠头资，倒省了多少养妇钱。

会由萧何等到来晤谈，述及单父单音善，父音斧。县中，来了一位吕公，名父字叔平，与县令素来友善。此次避仇到此，挈有家眷，县令顾全友谊，令在城中居住，凡为县吏，应出资相贺云云。邦即答道：“贵客辱临，应该重贺，邦定当如约。”说毕，大笑不止。已寓微旨。何亦未知邦怀何意，匆匆别去。越日，邦践约进城，访得吕公住处，昂然径入。萧何已在厅中，替吕公收受贺仪，一见刘邦到来，便宣告诸人道：“贺礼不



满千钱，须坐堂下！”明明是戏弄刘邦。刘邦听着，就取出名刺，上书贺钱盈万，因即缴进。当有人持刺入报，吕公接过一阅，见他贺礼独丰，格外惊讶，便亲自出迎，延令上坐。端详了好一会儿，见他日角斗胸，龟背龙股，与常人大不相同，不由得敬礼交加，特别优待。萧何料邦乏钱，从旁揶揄道：“刘季专好大言，恐无实事。”吕公明明听见，仍不改容，待至酒肴已备，竟请邦坐首位。邦并不推让，居然登席，充作第一位嘉宾。大众依次坐下，邦当然豪饮，举杯痛喝，兴致勃然。到了酒阑席散，客俱告辞，吕公独欲留邦，举目示意。邦不名一钱，也不加忧，反因吕公有款留意，安然坐着。吕公既送客出门，即入语刘邦道：“我少时即喜相人，状貌奇异，无一如季，敢问季已娶妇否？”邦答称尚未。吕公道：“我有小女，愿奉箕帚，请季勿嫌。”邦听了此言，真是喜从天降，乐得应诺。当即翻身下拜，行舅甥礼，并约期亲迎，欢然辞去。吕公入告妻室，已将娥姁许配刘季。娥姁即吕女小字，单名为雉。吕媪闻言动怒道：“君谓此儿生有贵相，必配贵人，沛令与君交好，求婚不允，为何无端许与刘季？难道刘季便是贵人么？”吕公道：“这事非儿女子所能知，我自有慧鉴，断不致误！”吕媪尚有烦言，毕竟妇人势力，不及乃夫，只好听吕公备办妆奁，等候吉期。转瞬间吉期已

屈，刘邦着了礼服，自来迎妇。吕公即命女雉装束齐整，送上彩舆，随邦同去。邦回转家门，迓女下舆，行过了交拜礼，谒过太公刘媪，便引入洞房。揭巾覩女，却是仪容秀丽，丰采逼人，不愧英雌。顿时惹动情肠，就携了吕女玉手，同上阳台，龙凤谐欢，熊罴叶梦。过了数年，竟生了一子一女，后文自有表见，暂且不及报名。

只刘邦得配吕女，虽然相亲相爱，备极绸缪，但他是登徒子一流人物，怎能遂不二色？况从前在酒色场中，时常厮混，免不得藕断丝连，又去闲逛。凑巧得了一个小家碧玉，楚楚动人，询明姓氏，乃系曹家女子，彼此叙谈数次，竟弄得郎有情，女有意，合成一场露水缘，曹女却也有识。她却比吕女怀妊，还要赶早数月，及时分娩，就得一男。里人多知曹女为刘邦外妇，邦亦并不讳言，只瞒着一个正妻吕雉，不使与闻。已暗伏吕雉之妒。待吕氏生下一子一女，曹女尚留住母家，由邦给资贍养，因此家中只居吕妇，不居曹妾。

邦为亭长，除乞假归视外，常住亭中。吕氏但挈着子女，在家度日。刘家本非富贵，只靠着几亩田园，作为生活，吕氏嫁夫随夫，暇时亦至田间刈草，取做薪刍。适有一老人经过，顾视多时，竟向吕氏乞饮。吕氏怜他年老，回家取汤给老人，老人饮罢，问及吕氏家



世，吕氏略述姓氏，老人道：“我不意得见夫人，夫人日后必当大贵。”吕氏不禁微哂，老人道：“我素操相术，如夫人相貌，定是天下贵人。”当时何多相士。吕氏将信将疑，又引子至老人前，请他相视，老人抚摩儿首，且惊且语道：“夫人所以致贵，便是为着此儿。”又顾幼女道：“此女也是贵相。”说毕自去。适值刘邦归家，由吕氏具述老人言语，邦问吕氏道：“老人去了，有多少时候？”吕氏道：“时候不多，想尚未远。”邦即抢步追去，未及里许，果见老人踽踽前行。便呼语道：“老丈善相，可为我一看否？”老人闻言回顾，停住脚步，即将邦上下打量一番，便道：“君相大贵，我所见过的夫人子女，想必定是尊眷。”邦答声称是。老人道：“夫人子女，都因足下得贵，婴儿更肖足下，足下真贵不可言。”邦喜谢道：“将来果如老丈言，决不忘德！”老人摇首道：“这也何足称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转身即行，后来竟不知去向。至刘邦兴汉，遣人寻觅，亦无下落，只得罢了。惟当时福运未至，急切不能发迹，只好暂作亭长，静待机会。

闲居无事，想出一种冠式，拟用竹皮制成。手下有役卒两名，一司开闭埽除，一司巡查缉捕，当下与他商议，即由捕盗的役卒，谓薛地颇有冠师，能作是冠，邦便令前去。越旬余见他返报，呈上新冠，高七

寸，广三寸，上平如板，甚合邦意。邦就戴诸首上，称为刘氏冠。后来垂为定制，必爵登公乘，才得将刘氏冠戴着。这乃是汉朝特制，为邦微贱时所创出，后人号为鹄尾冠，便是刘邦的遗规了。叙入此事，见汉朝创制之权舆。

二世元年，秦廷颁诏，令各郡县遣送罪徒，西至骊山，添筑始皇陵墓。沛县令奉到诏书，便发出罪犯若干名，使邦押送前行。邦不好怠玩，就至县中带同犯人，向西出发。一出县境，便逃走了好几名，再前行数十里，又有好几个不见，到晚间投宿逆旅，翌晨起来，又失去数人。邦孑然一身，既不便追赶，又不能禁压，自觉没法处置，一路走，一路想，到了丰乡西面的大泽中，索性停住行踪，不愿再进。泽中有亭，亭内有人卖酒，邦嗜酒如命，怎肯不饮，况胸中方愁烦得很，正要借那黄汤，浇灌块垒，当即觅地坐下，并令大众都且休息，自己呼酒痛饮，直喝到红日西沉，尚未动身。

既而酒兴勃发，竟抽身语众道：“君等若至骊山，必充苦役，看来终难免一死，不得还乡，我今一概释放，给汝生路，可好么？”大众巴不得有此一着，听了邦言，真是感激涕零，称谢不置。邦替他一一解缚，挥手使去，众又恐刘邦得罪，便问邦道：“公不忍我等送死，慨然释放，此恩此德，誓不忘怀，但公将如何回县



销差？敢乞明示。”邦大笑道：“君等皆去，我也只好远扬了，难道还去报县，寻死不成？”道言至此，有壮士十数人，齐声语邦道：“如刘公这般大德，我数人情愿相从，共同保卫，不敢轻弃。”邦乃申说道：“去也听汝，从也听汝。”于是十数人留住不行，余皆向邦拜谢，踊跃而去。刘邦胆识，可见一斑。

邦乘着酒兴，戴月夜行，壮士十余人，前后相从。因恐被县中知悉，不敢履行正道，但从泽中觅得小径，鱼贯而前。小径中最多荆莽，又有泥洼，更兼夜色昏黄，不便急走。邦又醉眼模糊，慢慢儿地走将过去，忽听前面哗声大作，不禁动了疑心。正要呼问底细，那前行的已经转来，报称大蛇当道，长约数丈，不如再还原路，另就别途。邦不待说毕，便勃然道：“咄！壮士行路，岂畏蛇虫？”说着，独冒险前进。才行数十步，果见有大蛇横架泽中，全然不避，邦拔剑在手，走近蛇旁，手起剑落，把蛇劈作两段。复用剑拨开死蛇，辟一去路，安然趋过。行约数里，忽觉酒气上涌，竟至昏倦，就择一僻静地方，坐下打盹，甚且卧倒地上，梦游黑甜乡。待至醒悟，已是鸡声连唱，天色黎明。

适有一人前来，也是丰乡人氏，认识刘邦，便与语道：“怪极！怪极！”邦问为何事？那人道：“我适遇着一个老姬，在彼处野哭，我问他何故生悲？老姬谓